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二

左編

儲類

東漢劉彊 賢

劉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簴之縣擬于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

還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宣
示公卿

唐李憲

李憲睿宗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爲太子
而平王隆基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
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
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

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
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
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後申

王等相繼薨唯憲在帝親待愈益厚薨年六十三以憲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

元甘麻剌

甘麻剌世祖嫡孫裕宗之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邊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歡甚顧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寒色彼從士亦人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饔人大爲肉糜親嘗而徧賜之撫循部曲之暇則命也滅堅以國語講通鑑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獵

于柳林之地率衆至潮州北還覲世祖于上京明年冬封梁王授以金印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移鎮北邊統領大祖四大斡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史鑄晉王金印授之中書省臣言于世祖曰諸王皆置傅今晉王守太祖肇基之地視諸王宜有加請置內史世祖從之置內史府又明年世祖崩晉王聞訃奔走上都諸王大臣咸在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鐵木耳仁孝宜嗣大統于是成宗即帝位而晉王復歸藩邸

宋劉劭 逆

宋劉劭文帝長子也帝即位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上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

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劭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貴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于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

本業使宮內皆蠶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主及劭並信惑之劭弟始興王濬素佞事劭與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與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與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預巫蠱事劭以與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

懷遠爲濬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爲妾不
以啟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與
領隊、遣閹人詰讓劭曰、臨賀公主言南第先有一下
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爲兒、而汝用爲隊主、
抽拔何乃速、汝閒用主副並是奴邪、欲嫁置何處、
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
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
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與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
使人害天與、慶國謂宜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與既死、
慶國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即遣人收鸚鵡、

封藉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咒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于宮內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張旿家江夏王義恭自盱眙還朝上以巫蠱告之

二年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遺道育而猶

與往來惆悵悕懸乃使以船送道青二婢須至撿覈
初帝頗以後事爲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

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
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
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
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
之屏人語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
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
濬馳報劭劭因是異謀益急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
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
建之謀之王僧綽密以啟聞
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

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與門衛云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燭猶未滅直衛兵尚寢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落遂弒之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兵入殺之劭進至合殿中閤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敢出既至問曰欲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

即于前斬之遣人于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帝左細鎧杖主卜天與攻劭于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門入殺潘淑妃又殺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即僞位爲書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

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濬及蕭斌備守劭並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爲民以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于冶渚過淮劭遣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

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肇迎蔣侯神像于宮內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户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世祖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袞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並至曲阿劭于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栢岡方山埭以絕東軍

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

不知所爲。宜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子約詣闕請罪尋載白幡來降即于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羣帥直趨宣陽門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並走還入殿世祖軍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于西明門出俱共南奔于越城遇江夏王義恭勒與俱歸于道斬首。

劭入井高禽于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

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紹終致大逆焉

戾太子

初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後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

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即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昭帝 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黄犢車詣

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日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日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聞而嘉之日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日子狀貌甚似衛太子

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吳孫和

孫和權子也初太子登卒和立為太子弟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曰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吳主不聽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時遜鎮荊州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

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于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加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

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生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毁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于長沙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等共譖毁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又

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子太傅吾粲請
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
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
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初會稽潘夫人
有寵于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
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
之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齊王奮聞恪誅下住蕪
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爲庶
人徙章安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

有從郗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晉司馬遹

司馬遹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常與諸王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宫中嘗夜

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非常不宜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爲太子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于是使太保衛瓘子庭太子少師裴楷子憲太子少傅張華子禕尚書令華廙子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

宦媚諛于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

九年六月賈后將廢太子許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主願成當三

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道文太子之子彬是也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后就而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

楊勇

文帝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廢勇乃移勇于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于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胸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太子遏不得聞勇爲升樹叫聞于帝冀得引見楊素

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顛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于仁壽宫太子入侍姦亂事聞于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勑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子儼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于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勅殺之

李承乾

太子承乾被廢泰月廪過太子褚遂良諫聖人尊嫡

謂儲君故庶子不得爲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
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
得過嫡子卽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
亂國今魏王廩料過東宮議者以爲非是昔漢竇太
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築苑三百里治宮庭爲複
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
驕淮陽王幾至于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克免今魏王
新出閤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又宜擇
師傅教以謙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
教不肅而成也帝又勅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徵亦

言王爲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世論者爲不可雖時與事異人之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舍願罷之成王以寵爲懼之美帝悟乃止

南齊蕭順危

荀伯玉廣陵人也蕭道成鎮淮陰伯玉爲道成冠軍刑獄參軍道成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懼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道成以聞復本任由是見親待後隨道成還都使主家事道成子賾罷廣興還立

別宅遣人于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道成善之道成爲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道成既篡位伯玉忠勤盡心常衞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賾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賾拜陵還景眞白服乘畫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眞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太子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

以順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順爲太子至是有
改易之意順東還令宣敕詰責并示以景貞罪狀使
以太子令收景貞殺之胤叔因白太子皆言伯玉以
聞順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
則直入叩頭啟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
因大聲宣敕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
報太子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
索衣以衣高帝仍索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飲宴因
游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
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子夏行酒太子與豫章王嶷

及敬則自奉肴饌高帝大飲賜太子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輒盡塡門司徒褚彥囘衞軍王儉嘗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閤方尙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太子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太子太子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徹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

自謀豈非天哉

諍不多而懇摯最易服

諫易太子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于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動太子由是遂爲嗣史丹

請冊立太子

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

使奉而行之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曾乞于内中建學敎宗室中幼而謹厚勤于爲學者置于内學陛下每于聽斷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長短不年歲間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李絳

論建儲

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

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忠

陛下敗德之源、在于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

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知玄素在東宮頗有進諫、擢

拜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于宮中

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

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撾擊之

殆至于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奢極侈、費用日

廣、玄素上書諫 韓府

諫節愍太子書

經傒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傒曰、

魏國亦有寳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寳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

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著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望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

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奏講勸 劉班

乞委伴讀官提舉皇太子左右之人

陛下度今日人心巳摇可與之以共患難而堅守則

守而弗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

終

水儒以八歲至十二歲公卿子入侍即此意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三

經濟編

儲類

太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于夷宮。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主不怒敬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諸弟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

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入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久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䬴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

晉欒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
則不用故堯得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
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
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
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
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
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
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

上下之則敎之樂以疏其穢而鎭其浮敎之令使訪物官敎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敎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敎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

齋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日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監臨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典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赦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兎走于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兎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旣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

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開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

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為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為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王之為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

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禨祥而忘

四事道言羽翼太子非所望也

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昔太子徒御使之拜蛇嚇猶惡之至于自殺者爲見疑于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于身死廢子道絶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四人至客進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

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于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

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

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

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

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 軍

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

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高帝勑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

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

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

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邪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賈誼胎教雜事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于門內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

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卜王太子名上毋取于
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于名山通谷毋悖于鄉俗是
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也正之
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
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夫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
也周后妃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
諠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
者養之孝者強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
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于泰
山而禪于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立左右不

可不練也

立後義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于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而上堂當兩階之間北向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于子者三其命妃曰不敢者再于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于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

傅職篇　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軍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于親戚不惠于庶民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誠于戎事不信于諸侯不誠于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于左右近臣吝愛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

書禮樂之不經不去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噍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

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强饑而惏暑而暍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酒皿面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篇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時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也猶生長于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

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于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習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于

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

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奸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明帝下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于前殿並四位于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

廟著于令典

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闕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因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

以詞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見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
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
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緇車乘馬榮大會諸生
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
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
之資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
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
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
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

言尚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于此況以不才不敢承
詔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
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
願君慎疾加飡重愛玉體

班彪論東宮師保書　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
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
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
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
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
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

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順帝立太子于炳擢侍御史种暠監太子于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關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晉愍懐太子之廢也閻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衞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項東宮亦微大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

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
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
好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
恐公族遲陵以此嘆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
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
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
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
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
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
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

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若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彛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賔客

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月又魏文帝懼于見廢夙夜自祗克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兢兢慎罰

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

北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愼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丕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冲幼陛下富于春

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叡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廷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

北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詣于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于是光攝太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廷中北

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大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

語吃精神昏撓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詔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太宗定太子見三師儀迎于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于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

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于木下則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褚遂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

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乘機而動矣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曰此殿海陵昔嘗居之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可處之嫌疑之地上遽遣泰歸第

黄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太宗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

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

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武后時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輔元輔元固請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

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德昭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德昭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

切齒多矣不有大功于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俾涕泣問計項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于項乃召問之項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明皇之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

此時若足志不得直諫數語了事

諸子太子與瑶琚會于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惠妃泣訴于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

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則皇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爲之動色故訖罷相而太子得無動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日遘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

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爲元帥諸將皆屬俶聞之謝泌曰此固俶之心也

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婚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于是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

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于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德宗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臣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急以進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于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蜂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

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鼎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閣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于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穆宗與宦者擊毬于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見羣臣于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穆宗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游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文宗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日是宜

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文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

大閹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即位

順帝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順宗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領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

唐元稹論教本書　洎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閒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

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瞶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耗瞶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旬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

李德裕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屬人

所搆天子赫然大怒召宰相及公卿大僚議于内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于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于聞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閒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于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如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悟既悟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

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于天性言之必當易寤况又一子乎是以漢高祖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傅淮陽元帝聞史稱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佑己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牛希濟本論　歷觀前代明王賢后未嘗不與名臣賢士厚饗宴之禮接見之儀俾其忠信相親亡于畏憚通于商鞅以正先王之得失以窮聖人之能事故兩漢金馬石渠文章之選以備顧問爲侍從之臣至

有大臣武帳之前亦奏禍或排闥于危疑之際以問安否以圖後事太宗文皇帝貞觀之初北門之選舉十六族也皆建功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預焉既久與游處非惟知民間之疾苦時之否臧從而更之以熙帝載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惡無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適其材矣近世朝廷豈無忠信謇諤之士徒欲致身之危救時之弊指陳千百于上前敷揚其達乎諫章其賢乎若復稍挂聖慮左右心天顏得之矣又有以惑之矣其朝退也黃門伎女聲樂駢羅俳優之人調笑相雜擁衛以至于內殿又

日幸于兩軍游于其所其從樂乎斷可知矣故自乾符之亂至于今日莫可救止蓋少主奸臣之所爲也

後唐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悦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詰閼亦弗之罪及贇入爲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

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泰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

宋太宗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

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旣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一言眞萬世法也

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視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納焉

仁宗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韓琦既相

秉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仁宗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鎭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

行真宗故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俟本聖嗣復遣還邸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切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之曰今閒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更當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

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幷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于是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見聽

包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羣臣皆以儲位未建爲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未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

一曰中書再曰中書可爲萬世法

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有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賛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旣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英宗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

書曰立大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寧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神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

此仁宗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

壽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孝宗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

壽皇崩光宗稱疾不出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

此事非與在朝須與一大一不去總是為國

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司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以未歲諷之懼因劾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上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留正旣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冑侂冑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冑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

宋宰相去
尚能保国
更堅于此

夕亦去矣言與汝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異乃亦去下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
太皇太后爲可倚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
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
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
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
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
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關禮使傳昌
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
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

顯而正

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

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理宗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奪嫡 附

晉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

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晉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

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猛足乃言于大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沒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矣吾其止也

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

有極鮮有慢心難　共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不莫不信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譖于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于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

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

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于獻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

不可乎獻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自用而不他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

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蔿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辠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辠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大伯不亦可乎大子聞之曰子與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

言彌興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
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于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
于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君未終命
而不沒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
太子惠其民而不惠于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
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
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為親
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
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
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于人人孰去之苟

懼其所不能

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君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亾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于我必能害我失政

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翟雖濟其辠可也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夫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

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詛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君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

獻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

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大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狐突歎曰以尨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狄突諫曰不可突

聞之國君好女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
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況其
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
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
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
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辠滋厚我戰雖
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
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

申生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
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翟今矜翟

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

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

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置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

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欸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

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
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
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
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
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
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
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
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
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謚為共君驪姬

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于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